



盖 壤 / 著
李昌懋 / 整理

日记情书

著 芳

年

卷二

激扬岁月 文学实录
大道家回 求索在途



美国南方出版社

盖 壤 著
李昌懋 整理

日记情书 著 芳 年

卷二

美国南方出版社



日记情书著芳华（卷二）

盖 壤 著
李昌懋 整理

责任编辑：向 辉
装帧设计：金石点点
题 字：盖 壤

© 2026 by Ruxiang Gai & Changmao Li

Published by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Montgomery, Alabama, U.S.A.
<http://www.dixiewpublish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The only exception is by a reviewer, who may quote short excerpts in a review.

本书由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版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2026年2月DWPC第一版

开本：240mm x 170mm
字数：351千字

Library of Congress Control Number: 2026932001
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号码：2026932001

国际标准书号 ISBN-13: 978-1-68372-807-8



作者简介：

盖壤，实名盖如翔，1936年4月3日生，中共党员，辽宁丹东人。曾在蛤蟆塘小学、丹东中学、丹东第一高中就读，1961年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本科。资深编辑，编审。1960年入职辽宁人民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后，从见习编辑做起，历任编辑、编辑室副主任、编辑室主任，1988年起任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副总编辑至退休。1986年加入辽宁省作家协会，199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曾任辽宁省作家协会理事、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主持编辑出版了《五千年演义》、“小学生文库（品德教育类）”、《中国当代寓言文学大系》等有广泛影响的图书。1956年开始发表小说，著有《太阳孩和小绿裳》《小将罗成》《盖壤童话百篇》《小不点童话百篇》《故事大王智斗蓝鼻子》《中国俗语故事集》《中国熟语故事海》等小说、童话、故事作品，责编的图书和个人著述27次获得包括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冰心儿童文学奖、中国图书奖等在内的全国和省级奖项。1993年获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发的编辑荣誉证书，入选中宣部出版局编辑出版的《编辑家列传》。



整理者简介：

李昌懋，1992年2月24日生，中共党员，辽宁沈阳人，1998年起在沈阳北陵大街小学就读。2004年起在东北育才学校就读，2014年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2023年6月获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学位，同年7月起在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从事“水木学者”博士后研究工作。在《文艺论坛》《当代作家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学术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代表作有《嘉绒语与阿来创作关系初探》《视觉中心主义的当代性历史书写——论李硕历史非虚构文本〈鬻商〉》等，研究方向为文化批评与中国当代文学史。

卷二

目 录 M U L U

第五章 官家日月赤子心（1959·小小说、日记）—421

- 五四 三结合编讲义—429
- 五五 期末鉴定—434
- 五六 家乡生活—438
- 五七 新学期—447
- 五八 师生携手—453
- 五九 因无而有—463
- 六〇 年轻人，火热的心—472
- 六一 读作家的书，作自己的文—480
- 六二 蚂蚁啃下了硬骨头—486
- 六三 鉴定的常态化—493
- 六四 小小说——上水库—501
- 六五 促进与带头—514
- 六六 更高更强的追求—521
- 六七 读书与上进—531
- 六八 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540
- 六九 融入我家—548
- 七〇 学习过日子—558
- 七一 学生兵，打冲锋—566
- 七二 学侣同姊妹—574
- 七三 矿山风华—580

- 七四 困难初现—589
- 七五 八中全会的主题教育—597
- 七六 学习、团结、纪律—605
- 七七 低头看书，抬头看路—615
- 七八 搞科研，反右倾—624
- 七九 整风鸣放—633
- 八〇 毛主席诗词大合唱—640
- 八一 迎新景观—648

第六章 门里门外话六〇（1960·日记、小说）—653

- 八二 庄严的团徽—664
- 八三 课堂趣事及务虚的作用—673
- 八四 期末与寒假—678
- 八五 到农村去—685
- 八六 初经风雨—694
- 八七 在困难中坚持—703
- 八八 挖粮—710
- 八九 农村社会主义是从哪里来的—718
- 九〇 初步总结—727
- 九一 创作高指标，鉴定火药味—737
- 九二 从初级社到公社化—746
- 九三 两个短篇习作—752
- 九四 就算七两九，坚决跟党走—761
- 九五 第24个生日—769
- 九六 跃进的生活，迷茫的写匠—778
- 九七 反右倾中的思想改造—786
- 九八 脱胎换骨的激情—795
- 九九 难得愿意—803
- 一〇〇 驯服工具的故事—821
- 一〇一 盲信则迷，盲忠则愚—838
- 一〇二 大总结—846

- 一〇三 告别我的大学—856
- 一〇四 门里门外的印象—864
- 一〇五 灾区见闻—871
- 一〇六 辽南行—879
- 一〇七 学工人，写工人—887
- 一〇八 咱们工人有力量—894
- 一〇九 “三切之问”的生活回答—899
- 一一〇 向工人阶级致敬—904

第五章 官家日月赤子心 (1959·小小说、日记)

这一年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十年变革了两千年。章题借白居易的诗句——“自此光阴为已有，从前日月属官家”，改而用之：“赤子信痴生死以，自此岁月属官家。”大学生是党和人民培养的，以身许国，是官家人了，必须听党话，跟党走。那时还不完全懂得人民立场和官家立场的区别与一致性，只知道端党碗，听党管。实际上，办好事两者就一致了，办错事就不一致了。

1959年日记记了三件事：编讲义、劳动、学习庐山会议文件，都是为了夯实自己的官家立场，在参与中提高自己的觉悟。

—

阎间弼老师是中文系副教授。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二月间，大二学生正在白楼大教室讨论编写中国文学史讲义的事。阎老师低着头走进教室，漫不经心地椅子上坐下来。有位同学发言道：“《史记》三百余篇，是中国散文史上的一个高峰……”阎老师身子很不自在，扬手说道：“我学识浅薄，但据我所知，《史记》篇数没有三百。张教授说说看，大家都在这里。”张教授即张震泽，是中文系唯一一位正教授，辽宁三大书法家之一，老党员，是学生编讲义的牵头人。他戴着深度近视镜，总是和蔼可亲的样子。听阎老师发言，他下巴一拱，示意你说你的。阎老师胆子大起来，说：“《史记》多少篇，一看目录就知道的……我还听同学说，要恢复民间文学的正统地位，可是，民间的东西也不全是好的，例如妓女给嫖客唱的民歌……”

阎老师揭了短，没人敢发言了。掌握会场的宣布休息。有的同学围上来，阎教授、阎教授地叫着，打听他过去的逸事佳话。阎老师又看了张教授



一眼，说：“抱歉！同学们，我是副教授，不是教授。我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获文学硕士学位，后就教于燕京大学中文系，1952年院系调整，到北京大学中文系任副教授。去年调至本校，还是副教授。”他打开随身带来的一个封筒，掏出一沓剪报。去年双反拔白旗以来，教师特别胆小，上课先声明自己的观点不一定正确，欢迎同学批判。阎副教授说道：“这是我过去写的文章，你们批判吧！”文章有《读陶渊明传论》《谈陶渊明〈命子〉等诗句并简答张芝先生》《陆放翁论诗文》《梁灏中状元的岁期年寿跟其他》，还有发表在《燕京学报》上的书评多篇。特意把自己和北大教授、诗人林庚在一起的照片拿出来给大家看。

休息完了，阎副教授出去了。年级支部书记滕云阁是教育革命委员会成员，站起来说：“我们一定要让老师发挥作用。编讲义是党委、教师、学生三结合，就是扭成一股绳，上山先问打柴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现在老师也在辩论，学生编讲义他们起什么作用？有说起领导作用的，有说起辅导作用的，也有说起教导作用的。你们要在班里看他们实际做得如何。前几天有些老师很犹豫、恐惧，怕受批判。现在有的已经很主动了。你们要搂住他，要不，他就变成观潮派了——反正你不用我。不要把他们看成一钱不值，能挑毛病也是好的嘛，《史记》一百三十篇，如果三百篇真的写到讲义里，不是出笑话了吗？当然啦，如果学术观点有问题，也一定要批判。吾爱吾师，我更爱真理嘛。看书的时候，要虚实结合。以前愿意看《水浒传》的，现在要他看，他又要看别的了，总认为这营生是给别人干的。工作布置得有条有理，我们平时没有总结出经验，是没有这样做的结果。北大的学生用苦战的精神写出了文学史，我们编讲义，是把科研、教学、上课结合起来了。”

张震泽教授是我们的组长。他说：“大家要能钻研，重点古籍要看原著，同学们一定能完成任务。过去有个叫浦江清的青年教师给陈寅恪教授当助教。教授让他编梵文辞典，可他连梵文都不认识，后来他真的编出来了。他们能办到，我们也能办到。也不要固执己见，犯常识性的错误，有同学说神话是现实主义的，我不能同意，那不是没了‘神儿’了吗？”同学哈哈笑，有的直点头。

领导和教授这么一番鼓励，大家的情绪又高起来了，表示要在学习北大的基础上，超过北大。



高校学生编讲义，是北大学子的首创。1958年，北大中文系55级学生，响应校党委向科学进军的号召，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编写了一部七十多万字的《中国文学史》，以跃进的速度出版了。辽大也开始效仿。这叫蚂蚁啃骨头，是短时间内可以见成果的“大跃进”项目。

同学们有一种当校园主人、与老师平起平坐、都是革命同志的感觉。老师资料室被编讲义的学生占用了，大清早发现下大雨，我怕漏雨把资料浇湿了，顶雨去把资料挪到安全的地方。我和另外两个同学担负《水浒传》讲义编写任务。同学们都很努力，在一起交流学术观点，有时苦战到深夜。5月15日，除去中间半个月的寒假，历经四个多月，《中国文学史讲义》编写完成。在总结会上，主持这项工作的朱老师激动得手指颤抖，说：“我们全体教师都是怀着敬佩和赞扬的心情来看待大家的劳动成果的……我们的讲义有一百多万字了，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可能有些地方不够精辟，但我们的观点有些是新的。这是一个百年大计的工作，是有全国意义的……”

通过编讲义，我学会了做学问的方法，提高了独立思考和研究能力，从八月间暑假日记写的读书心得可以看出来。

大二学生没怎么上课，要著书立说，勉为其难，容易犯不懂装懂的错误，我上年曾给讲苏俄文学的老师提意见，指出他在讲《怎么办》的时候缺乏阶级分析，没读原著就乱放炮。佛家说“下下人有上上智”，必须有个学习过程，把知识积累化为创造能力。不能以为有了立场和主义就可以横扫学问，知识和学术问题，不能用少数服从多数来解决。

不久，中央批转了教育部党组起草的《高校学生编讲义的意见》，在肯定编写教材取得了一定成绩的同时，指出质量参差不齐，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好各门课程。

二

这年5月28日，中文系三个年级的学生，以民兵建制，参加了修清河水库的劳动。两年来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已蔚成风气。到达水库当天，我兴致颇高，把日记写成了小小说。

修水库要算“大跃进”年代里程碑式的工程了。清河水库是辽宁七大水库之一，在辽北开原县境内，五八年上马，要求五九年汛期前竣工。每天参



加修库的有两万人，其中有一半是犯人，另一半是工人、农工和学生。这是我一生中参加的唯一一次场面宏大的劳动。

我们来到工地的时候，大坝已经合龙，气势恢宏，砥柱蓝天。坝上坝下，一边是工、农、学生组成的劳动大军，伴着推土机的轰鸣、传送带的运转，挥汗如雨，干劲冲天；另一边是穿着囚衣的犯人，脚镣撞击着鹅卵石，管教人员呵斥犯人老实干活。我被这场面镇住了——这不正是“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的历史见证吗？

学生军立即投入战斗。上夜班时，大学生既有仰望星空的浪漫，又有人与机器共舞的疯狂，甩散了姑娘的辫子，考验着书生们的脊梁，在日出的一刻，一个个袒露的、膂力刚健的背膀，让人想起米隆的雕塑——《掷铁饼者》。大学生成为机器的一部分，把肌肉和热血化为能量，定额一超再超，党支部领导说：“为什么要军事化？就是快点进入共产主义！”工人阶级的纪律性和集体主义精神，正是在现代工业的流水线上培养起来的。这是真正在行动上与工农结合的实践，也真正体会了一次关于人民公社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威力。

这两年，党以三面红旗为号召，组织人民搞建设，底气十足：“中国又穷又弱，中国在政治上算是比较强大的，人多、地大，而且人民都组织起来了，有干劲，啥也不怕。”（《毛泽东年谱》第4卷1959.1.12）班里有一位隋大哥，在工地上接到家里的来信，他哭了，一问，才知道他妹妹有病没钱治，眼看要死了。我叫他回家去看看，他不回去，说“回去也没有用啊”。联系自己的经历，想一想，除了拼命干，我们还能靠什么解放自己呢？

为了在洪水到来之前建成水库，6月8日营部组织了战地整风。辽大团委杨书记亲临指挥，指出：对任务的懈怠是对党和人民犯了罪！会上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后，干群精神振作起来，掀起了苦干的热潮。这个杨书记多次在日记里出现过，讲道理很透彻，大家都服气。会上有小女生甜甜地说：“杨书记！你有衣服拿来我们给洗洗，你多开会就有了！”

民兵营圆满完成了任务。

三

这年秋季，一开学就到校办矿山去劳动。年级党支部安排学习党的八届



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的文件。我返校前就在丹东看见有群众游行反右倾。

党小组长王作昌让紧张的劳动现场变成一处快乐的景观。同学拿他学习推独轮车的表现来调侃，他推车掌握不好平衡，有人要给他作《翻车记》，我说他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他笑道：“从我推车起，你们对我就没停止过诽谤！我确实有做事毛草的毛病。有同学问：‘咱们这些活哪样最艰苦呢？推车最艰苦。’我看两位组长累得那个样儿，我不会推车，只能干着急。在光辉农场劳动时，农场书记说：劳动改造必须经过技术革命这一关。罗广武的肩头都压出血来了，使我很感动。学推车是劳动观点问题。”几句话把大家说哑巴了。

反右倾后，我清理了一些“糊涂认识”，其中有一条，就是觉得共产风是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反映。提出来跟王作昌讨论。他说：“不一定那么看，主要是因为没经验。”我说：“反正不是无产阶级的意识。”他说：“那也不一定。无产阶级也可能犯错误。”我觉得他说得对。这个定位很重要，说明我们亲自参加的“大跃进”，是个总结经验的问题，不是为某些失误找一个背锅垫背的。白泥矿劳动结束，同学们在鉴定中说：“叫人害怕容易，叫人尊敬不容易。”受人尊敬的是指王作昌，叫人害怕指的是我。我性格孤僻严肃，水库劳动时就有女生说怕我，我想改，却是禀性难移。我对王作昌是尊敬的。如果把日记里有关他的部分文字连起来，他是这个样子——

上学年校团委曾举办一次关于方志敏遗著的报告会，王作昌上台朗颂了方志敏《我们临死前的话》。他披着一件军大衣，用坚定、沉稳、视死如归的语言，把先烈那大义凛然、为主义而死的英雄气概表现出来了。朗颂完毕，共青团员们不由自主地站起来，高唱《国际歌》。每个时代的青年有每个时代的使命和责任，报告会让我们懂得了：要接过革命先烈的接力棒，好好学习，建设国家。

从此我对王作昌有了亲近感，他贫农出身，与我同岁同班同舍。他老家在辽宁建昌县，父亲是十五户农民的生产队长，家有糟糠之妻，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了。他高中时就入党了。其人个头不高，长得很敦实，红脸膛，走路总是腰板挺直，昂首阔步的样子。每年放寒假，乡亲们会求他给仙堂写对联——辽西山区百姓有供奉狐蟒蛇仙的乡俗，他挺为难，写了，有违无神



论；不写，容易脱离群众。在思想求真求纯的年代里，我不知他是怎样处理这个问题的；后来我见他擦皮鞋往鞋面上吐唾沫，感到这老兄和我一样，是个带着乡土味的大学生。大二开学，他当了本年级民兵连连长，因为生有络腮胡子，大家就叫他“大胡子连长”。操练时，那大嗓门一声“标齐！”，足以让战士精神抖擞。以民兵编制进行劳动动员时，他会说：“我们又要开始战斗了！环境和气候对敌人有利，我们要拿出顽强的毅力来。条件论在这里没有容身之地！共青团员要发挥突击队作用！”

班里原来有三名党员，都姓王。作昌是党小组长。另外两个王先后当过我们班的团支书，第一任支书因政治思想上有异质，对组织不忠实，清除出党团了；第二任是个调干女生，被疾病和爱情所累，群众不拥护，常常病休，换届选举中落选了，王作昌就成了班里唯一的党代表。大家拿他当回事，也不当回事。修水库时，忙得他误了饭时，他不得不向别人讨吃剩下的的大饼子。女生打趣道：“吃百家饭好养活呀！”刻薄的男生则说：“半拉饼子给你，上面的红枣得抠下来！”他一律接下，吃得很香。

他对别人则关怀备至，每周都要找人随便交谈。他知道王君想写评剧，却写不出，一方面抱怨自己无能，劳动太多；一方面又感觉参加劳动，能忘了个人，有温暖有价值。正干着活，大雨来了，人们都躲到帆布底下避雨，唯独王君穿着棉袄，要在雨里淋个够，解脱内心的纠结。大胡子连长知道他心里想什么，就跑过去，拽他到帆布下面避雨。作昌得知正在谈恋爱的一对男女生闹别扭了，男的委屈得直哭，他跑去把女生拉到男生面前，促进两好轧一好。大龄女生学习较吃力，组织上提议我去帮助，我不热心。王作昌乐于助人，他说：“其实，帮助别人也花费不了多少时间。王桂莲做完作业，我去看了看，不对的地方就给她指正一下，这不就是帮助她了吗？”这个女生病了吃不下饭，他买饼干送过去。

我很羡慕他跟群众之间的融洽关系，问他：“你和群众接触有没有故意装出和蔼可亲的样子？”他反问：“你说呢？”“我觉得挺自然的。”“你得学习。《铁道游击队》里的干部为了接近群众，学习喝酒。”他还讲过看电影《五更寒》里的刘书记在困难的时候，连群众的门都叫不开，自己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群众观点是需要学习和培养的。”他说。他常批评我的急躁情绪，对群众没耐心。



有一篇最长的日记“学侣同姊妹”，记了抢救一个急病女生的过程，王作昌从组织到指挥，都显示出一个学生党员的成熟和威望。不由得记起他一激动就冒汗，有女生递手绢给他擦汗的细节。营救中，女生不介意穿他的裤子。这个党代表，从思想到人格，都与群众结成了鱼水情谊，不是兄弟姊妹，胜似兄弟姊妹，大胡子自然成了班里的领导核心。

11月21日晚上，王作昌召集党章学习小组的几个成员开座谈会，王作昌说：“通过学习，要提高政治敏感性，我们班有些人，一向不问政治，将来毕业了怎么办？下这么大的功夫都没教育过来，也是党的一个损失。有人提出向只钻书本的X君学习。政治学习从不发言的F君却能在学术会上长篇大论。外班在学习《上尉的女儿》的时候，主张对格里尼奥夫这个人物只能用人民性而不能用党性和阶级性去分析。他认为党性和阶级性是要消灭的，这就是只专不红的人的观点。作为共青团员，能随便不参加战斗吗？对学习上的两条道路斗争怎能置之不理？”在他建议下，团支部专门开了一次“端正学习态度，提高学习质量”主题生活会。尽管他提出的占领阵地的问题有些虚拟性，他是抱着关心这些同学的前途的热心肠才提出帮助他们的。生活会对这些同学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半个世纪后再看他那时的许多观点，会发现有不当之处。例如他说“条件论在这里没有容身之地”，说的是劳动不讲条件。六〇年大庆石油会战时，英雄王进喜的壮言豪语是“有也上，没也上！”有领导建议把这句话改为“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王进喜的话就成为跃进年代表达冲天干劲的醒世恒言了。条件还是要讲的。

编讲义“要恢复民间文学的正统地位”也是大胡子连长等人提出来的。作为人民立场的表达可以，作为科学命题就值得研究了，《离骚》《红楼梦》属于哪一统呢？至于能不能用党性和阶级性来分析格里尼奥夫，只要查查资料就知道，因为《上尉的女儿》写到的普加乔夫起义，是1773年以后的事情，那时俄国既没有十二月党人，也没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谈什么党性？

当时我对这些问题可是一脸懵懂，分不清左右，不懂不会不问；难得的是没有哪个大爷敢站出来像呵斥阿Q那样呵斥我们：“你也配！”中国革命和建设本来就不是会了再干，而是边学边干边总结接着干，不准革命和不准犯错误一样，不过是百步和五十步之差。党相信我们，依靠我们，我们要争

